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二十二

元 吳澄 撰

祭義

鄭氏曰祭義者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既別為卷而附儀禮經後矣此篇雖名祭義然是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而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非引儀禮經文而釋之故不附經後而存諸記篇之中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數色角切

數謂促密煩謂太多而煩縟不敬謂媟瀆疏謂闊遠怠謂太簡而怠慢忘謂不思其親天道三月一小變為一時禘當作祠下同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太促密疑若煩縟而媟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延平周氏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

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悽音妻愴初亮切濡音儒怵敕律切惕他歷切樂以之樂音樂

鄭氏曰霜露既降上脫秋字今從之此承上文春禘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已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露降悽愴悲慘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怵惕驚恐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

降之地而悲慘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天地之氣春來秋往而祖考之來往與之俱春之祭也孝子迎其祖考之來而樂於見之故春祠有樂以樂之也秋之祭也孝子送其祖考之往而哀其不留故秋嘗無樂以哀之也然澄謹按天子諸侯之祭孔疏謂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亦有樂又按卿大夫士之祭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四時皆不用樂此記云春有樂秋無樂蓋是言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何據今不可考朱子曰春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祠有樂以迎來秋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

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側皆切所樂五教切所為云偽切

致齊謂散齊以後三日齊也於內就齊所也散齊謂致齊以前七日戒也於外未就齊所也居處謂其燕坐之時笑語謂其貌言之發見志意謂其心之所主所向所樂所嗜謂其所好所欲之聲色臭味於志意尤為深至者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所嗜素所欲飲食也見所為齊者思之

孰也孔氏曰此明祭前之齊五事先思其麄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孰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之所至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也張子曰齊須是屏絶思慮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真氏曰齊與戒異七日之戒容有所思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澄曰齊而思親祭則如見此中人之能致其孝者若夫齊則無思心如止水以與神明交必程子所謂上一等人而後能也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切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孔氏曰此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陰厭時也僾僾髣髴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戶牖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為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輔氏曰僾疑與曖義近

不分明貌肅謂靜而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僾然肅然愾然益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張子曰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此又言祭之日也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后出戶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既慨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逺而微矣此其所以為誠之至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慤苦角切夫音扶

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祭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故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孔氏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故也致極端慤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聲不忘故也如親存在常想見之何得不敬焉馬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者有在乎內也外焉聲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慤則著著則有見乎外也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尭於羹坐則見尭於牆是之謂著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慤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先王之所以敬也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養羊尚切

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事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輔氏曰一不敬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敬享也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練祥則止於又朞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終身之喪以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鄭氏曰忌日親亾之日忌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亾其哀心如喪時孔氏曰此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

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許亮切怍才各切盎烏浪切齊齊如字愉羊朱切

享饗二字義不同而字通用辨之不明則易於相亂享獻也祭享之享假借烹字謂烹飪祭物而獻之鬼

神也燕享則以飲食獻諸賓客朝享聘享則以庭實
獻諸王公皆是享字而亦有通用饗者饗帝饗親之
饗謂能致神明來歆饗其祭也從食從鄉諧聲字也
祝辭曰饗曰尚饗皆是饗字而亦有通用享者此記
言祭之時君之夫婦親之臣之夫婦相之致極其敬
與忠者孝子專一心以鄉其親而欲其親之歆饗也
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
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
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
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
醢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孔氏曰此明孝子祭祀欲
親歆饗之意饗帝為難故唯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
唯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
歸嚮然後能使神靈歆饗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
之貌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
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明自

幽而饗明焉此篇有曰先王者言行之自古也有曰君子者言行之以德也有曰聖人者言有事天之道也有曰孝子者言有事親之行也亦互相備自君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齊齊乎其敬者言敬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情而有所勉冀其神之饗吾誠也山陰陸氏曰孝子臨尸而不作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為親則宜有作容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氏以謂繹祭誤也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豈特繹祭而已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奠盎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

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內直之謂敬盡已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已則事無不順愉愉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御乎親而冀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文王與音餘樂音洛

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于色厚假以喻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

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孔氏曰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欲復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忠誠也故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與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方氏曰事死如事生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

哀思其去澄曰或云如欲色謂如欲見親之顏色非是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色角切一音速濟子禮切漆音切夫音扶下同慌况往切惚音忽當丁浪

切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
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
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
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交及與也此皆
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自血腥始至
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
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當行祭宗廟者
賓客漆漆濟濟主人慤而趨趨孔氏曰濟濟是容貌
自疏遠漆漆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
以自反此賓客之事何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
子何得濟濟切切之有言不得有也初祭尸入於室
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卿士大夫
從饋孰始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薦俎謂薦其
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貴其

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若孝子自濟濟漆漆行賓客之事何得慌惚思念之有乎方氏曰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薦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也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者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既往薦腥而反饋孰也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則先後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各供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濟濟漆漆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慌惚之有乎慌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

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葢言之各有所當也輔氏曰慤謂誠實篤於誠者異於儀趨數唯恐不及不暇為容也濟濟漆漆皆容儀濟濟有自辨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反之别未反饋樂未成主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慤其行趨趨以數至反饋樂成則禮數繁褥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與子游誤認速朽速貧之意同然子貢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所以為善學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

者皆出其立畢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側皆切詘音屈陶音遥復扶又切術音述

方氏曰服物處其不備故具百姓處其不飾故治溫不暴也祭之日其溫見於顏色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祭之日行必恐及奠之也又身必詘孝子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如懼不及愛所謂致愛則存如語焉而未之所謂如親聽命如將弗見所謂如將失之如將復入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心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慤言實而無偽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

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
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慮言慮事
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結諸心言齊莊之心
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鄭氏曰如懼不
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
及酳之屬也宿者既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
將弗見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也陶陶遂遂相隨行
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孔氏曰孝子將祭
祀務在齊莊謀慮祭事服物謂衣服及祭物百事謂
齊前後凡百之事行必恐戰恐也身必詘畢屈也其
立畢靜以正畢乖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術述
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思念也澄曰此
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慮事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
時三也宿者既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
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
之時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未之者未

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復入蓋冀其不去而復來也違猶離去也愨善不違身如懼不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違心如語焉而未之之時也思慮不違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如將復入之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弗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

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切又普至切洞音動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心不苟慮以虛其中脩則葺其舊設則飾其新百物既備則凡祭之物無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如弗勝如將失之非孝敬之至者疇克如是祝諭人之志意於神於其慌惚有無之間人與神交於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鄭氏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

也既脩既設謂掃除及黝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髣髴來孔氏曰虚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如恐將失所奉持之物此孝子敬心之至極也既薦於是使祝官啟告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輔氏曰洞洞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誠之弗息也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三慮事具物而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脩設百物既辦則夫婦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再申其義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敬焉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薦俎禮樂既陳則百官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中也再竟其義蓋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乃以孝子之志

也一句結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也孔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而慤焉謂外亦慤其信與敬皆内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退必恒恭敬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慕容氏曰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輔氏曰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

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稱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敬齊舊讀如字今側皆切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

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詘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則慎終如始矣鄭氏曰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顔色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也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行字也孔氏曰此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餕食黄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冀見其親之容顔也故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教也凡祭以齊爲本方祭慊於不愉已祭慊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

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奉芳勇切儼魚檢切恪苦角切

以上十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愛以根於心者言氣以充於體者言色以見於面者言容以動於身者言和睟之氣愉悅之色婉順之容皆深愛之發也此孝子之愛由中而達于外者故其愛之所行有如春之温也玉重寶也執之在手唯恐其或墜盈

器中水滿也奉之在手唯恐其或溢故其恭謹安詳洞洞屬屬然所執雖輕亦如至重而不能勝所奉雖正亦如欹傾而將失之失之之謂溢出其水也此孝子之敬以愛而達於敬者故其敬之所形非如秋之厲也若夫嚴乎其整肅而外見可畏之威儼乎其矜莊而內守不愉之恪則敬勝其愛而非孝子所以事親之道乃既冠成人者之道也蓋孝子事親常當歡愉媚婉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嚴威儼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故大戴記云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番陽饒氏云執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敬親當如執玉奉盈澄按諸家解洞洞屬屬孔疏引廣雅輔氏周氏以字義推之或云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皆未為盡竊疑四字是恭敬安詳之意故為以卑承尊之敬而與嚴威儼恪以正臨下之敬不同也慕容氏曰仁人心也孝子之所本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

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愼孔氏曰嚴肅威重儼恪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鄭氏曰成人旣冠者孝子則不失其爲孺子之心也

右記宗廟祭人鬼之義凡十一節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離之魂魄而報祭之以

此教民其義理與妙故為教之極至也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也孔氏曰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别聖人以生存之時形容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斃婢世切陰音蔭

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為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為生不活動為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于土以其歸也故名之曰鬼歸于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于地下朽腐而為野中之土也鄭氏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許云切蒿許高切

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為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于上而為昭明與天之昭明者混為一其昭明者即其鬼氣之焄蒿悽愴者也焄如火氣之上蒸蒿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金氣水氣之涼寒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于上對骨肉斃于下而言為昭明對為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著也對此之謂鬼而言鄭氏曰先言衆生又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孔氏曰此本說人因及物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黔其廉切

上分言鬼神而此總言之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為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為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葢神是陽精之靈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為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著而名之曰鬼曰神名之曰神是與天地生物長物之氣來而伸者同名之曰鬼是與天地收物藏物之氣往而屈者同是為尊之極使民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是為民之法則也黔首黒首之民也人莫不思慕其親故其心莫不敬畏悅服百衆萬民互言也畏服亦互言葢敬則必悅悅則必敬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宫室設為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別彼列切

孔氏曰聖人以尊名鬼神為未足以稱其意故為鬼神立宗廟為宗祧以别親疎遠邇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則為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故聖人以是為未足築為宫室則致其實矣宫室者廟之宫室非人之宫室也宫室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觀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别親疏遠邇可見矣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為祧廟則脩除祧則黜埋所以别親疏遠邇也祖則以教反始也禰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得其心之所本則德齊厚而其服也出於

心之誠非有彊之而為也則其從上也速於置郵矣澄曰宗宗廟之宗廟之名也非非指百世不遷之宗而言祧遠廟也天子三昭三穆四親廟為宗二遠廟為祧諸侯二昭二穆無祧廟或祖禰二廟為宗其上二廟為祧也左傳云豐氏之祧則卿大夫雖一昭一穆亦有所謂祧也豈以禰為宗而祖為祧與於禮無可攷據此記所云葢以廟之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為祧爾反還也古猶昔也反古謂還思在昔之時復與反字同義始謂䰟氣之所始也不忘謂常思念也所由生謂體魄之所由以生也於廟之疏而遠者則追思吾受氣之所始謂自禰以上逮於祖也於廟之親而近者則常念吾賦形之所由生謂自母以上逮於父也此人心所同故以此教民則民悅服而聽順其教者甚敏速葢言不待彊之而使從也上文言百衆萬民此言衆而不言民上文言以畏以服此言服而不言畏皆互文見義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燔音煩燎力召切羶注音馨今讀如字見閒並音間厠之間俠古洽切甒音武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為閒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閒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閒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本其類孔氏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鬼以二種祭禮氣魄既殊設祭之時二禮亦異報氣謂朝踐之節也

報魄謂饋孰之節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䐗謂雜也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三者是報氣也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肺首心雜以兩甒醴酒此皆是報祭形魄也加以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也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氣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也方氏曰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為主味為陰魄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延平周氏曰魂氣在上體魄則降言氣則知魄為體言魄則知氣為魂燔燎羶薌蕭光者氣而已故以氣報魂所以教衆反始粢盛牲體醴酒鬱鬯者皆有

成體故以體報魄所以教民相愛澄曰朝事時所薦之血腥及所爇之膟膋及並爇之蒿蕭三者之臭皆聞於鼻而其馨上達于天者故以此報升天之魂氣羶讀如字謂所爇膟膋之臭也饋熟時所薦之黍稷及所羞之肝肺首心及兩甒之醴酒三者之味皆可於口而其馨下達于地者故以此報降地之體魄言所甒之醴酒而因及祭初灌地之鬱鬯亦是下達于地而報魄者也報氣者孝子反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衆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賦形之所由生故曰教民相愛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父母甚愛其子之身以其為吾體之遺也子亦甚愛其父母之身以其為吾體之所由以生也是謂相愛上謂天下謂地與前發揚于上爇于下之上下同以臭之虛報氣者求親之魂氣于天是於在上之天而用其情也以味之實報魄者求親之體魄于地是於在下之地而用其情也是二禮者義理與妙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承前一節言君子反之於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所由生吾親之德如天地所以報之者敢有弗盡乎是以致極其敬於內發露其情於外竭盡其力於身以從祭事也鄭氏曰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方氏曰敬有所至曰致情無所發曰發力之用無遺曰竭事之來無拒曰從致敬發情竭力從事凡此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孔氏曰此明竭力報親之事致其敬發其情竭盡氣力以從其事上報於親不敢不極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在亦切紘音宏耒力內切酪音洛齊音咨盛音成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長樂陳氏曰天子為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陽之色也慕容氏曰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藉亦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凡此皆自盡之道也方氏曰耕必服冕敬其事也躬秉耒躬耕也天地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孔氏曰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者天子諸侯親耕

藉田以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藉田乎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

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昕許斤切奉芳勇切種章勇切戾力計切食音飼單音丹瀚古典切與音余下同褘音暉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切繅悉刀切

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惡濕也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曰公桑謂官家之桑於其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謂築宮牆七尺曰仞牆七尺又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世婦亦諸侯世婦前雖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者所

舉奉處重既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也率法也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重事之義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日至後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據諸侯則夫人唯一人雜互天子言之此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蠶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寔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為昕朔日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鼓徵視學蓋亦朔日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別於私故謂之公曰室曰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人長八尺牆仞有三尺高於人防窺伺也又置棘防踰越也閽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

故也君皮弁素積與巡牲同蠶雖陰事亦天産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之吉也天子六宮而曰三宮據三夫人言之也後言夫人繅三盆手正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蠶於蠶室躬蠶事於其室也躬蠶事謂之蠶則躬桑事亦謂之桑故下言桑于公桑也浴種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也風戾戾至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蠶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繭示于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言布于三宮之夫人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互明其事也以至副禕為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意焉馬氏曰周官内宰中春詔后帥内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王躬耕于南郊后躬蠶于北郊公羊傳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於其祖禰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

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于北郊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澄曰此一小節又分三小節其一必有公桑蠶室以下言食蠶其二歲既單以下言獻繭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記者之辭以結上文其三及良日以下言繅絲成祭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犠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朝音潮序從才用切膟音律膋力彫切爓音燖

此一小節亦分三小節養獸之官周官牧人是也及歲時謂每歲將祭而擇牲之時也及此時則養獸之官齊戒沐浴而躬朝于君蓋敬恭以聽君擇牲之令也君祭所用之牲必於是乎取而擇之是者謂獸官所養者也言不取於它必取於獸官平日素所養之牲者敬祭之至故不泛用它牲也此小節之一獸官朝君之後君召取其所養之牛納之於内而視之擇其毛之中於祭者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卜之吉然後養之于滌三月三月内之朔及月半君必服平日視朔之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蓋所以致盡其力於祭先所用之牲者如此孝心之極至也此小節之二祭之日則君自牽其所養之牲入廟穆者君之子

姓父昭則子為穆故稱穆父穆則子為昭但云穆者省文以該之荅者謂與君對偶而共牽其牲卿大夫各以其位次之序而從君與子姓既入廟門則君以所牽之牲麗于庭中之碑卿大夫乃袒左衣取牛耳之毛以表其色之純又以鸞刀封取牛腸之膟膋乃退自卿大夫袒起皆相其君至此乃退卿大夫之退也君則俟祭腥祭爓朝踐之事畢而退是君之退也此小節之三也饋孰以後不復言者初之敬如此則終之敬可知畧之也鄭氏以齊戒沐浴而躬朝為下月朔月半巡牲之事而孔氏謂言朝者敬辭非也山陰陸氏則謂君齊戒沐浴躬受獸官之朝亦未是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於牢之時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臣以見君之禮而朝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君以視朝之服而巡所以極其辨也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荅君必以穆

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葢卿大夫相君也取膟膋將以爇蕭而焫之也祭之日内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孔氏曰犠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色謂諸侯牲也犠牷所祭之牲必於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初擇牧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之於内而視之皮弁素積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廵牲所以致其力也云孝之至又云敬之至互文也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牛之耳毛用鸞刀刲割牲體取腸間脂殺牲竟取所刲毛膟膋薦之乃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以祭祭卒而退祭先腥後爓此先云爓便文耳非先後之次鄭氏曰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孔氏曰郊祀之禮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者皆辟之鄭氏曰吉禮不欲聞見凶人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馬山陰陸氏曰人鬼言親之以為敬天神言辟之以為敬亦互相備也輔氏曰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澄曰

祭日謂其祭終此一日孔氏曰郊之祭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獨為一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主也檀弓所云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方氏曰郊雖以報天而以日為之主猶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内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注別彼列切下同巡音沿或如字

孔氏曰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别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内今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為内是别外内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廵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方氏曰封土為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為坎其形深而隠一顯一隠所以别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静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陰陽之外内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别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别内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為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為也故言制上下

以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廓之西也此又覆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陰陽之義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石林葉氏曰日陽月陰相代晝夜以成長短終則始始則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所以和也山陰陸氏曰巡讀如字澄曰巡如巡行之巡如環之循是謂相巡長樂陳氏曰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因郊因蜡而祀之非正祀也或類或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

月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且常者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悖布內切

去起呂切奇紀宜切邪似嗟切

鄭氏曰因祭之義泛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微猶少也孔氏曰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則天下治

矣和用謂財用豐足義謂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合此五者之禮以治天下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慕容氏曰百物利用懋遷歛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用得其節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辨下上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方氏曰用志不至用力不至不能有致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竒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澄曰致謂推而極之致反始謂郊社之禮人物本始於天地故祭祀以報之上丈宗廟報氣亦云復始此之反始則專言天地之神示也致鬼神謂宗廟之禮鬼神即夫子荅宰予所問者禮運祭山川亦云儐鬼神此之鬼神則專言宗廟之人鬼也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

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宜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厚猶重也重其所本本謂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也祖禰在己之上故尊敬其鬼神也物用謂食貨之物民用所資者民衣食足則可教之孝弟而立民之紀也民紀即義讓等事也上謂君父之尊及兄與夫也下謂臣子之卑及弟與婦也不悖逆謂皆順也能相推讓則無復有爭故曰去爭合此五者為句以治天下之禮解上文天下之禮四字謂此禮乃先王以之治天下者以此五者之禮治天下則天下皆治而無奇邪不從治之民縱或有之亦微少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孔氏曰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長樂陳氏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

居右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向位宗廟於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

右記祭鬼神示之義凡四節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長知兩切為云僞切

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在因民之性五者民性所有人道所先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

天而為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人爵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親生我者也凡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於親致其孝於凡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已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已右者欲其同於凡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已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為如此則天下之大可運於掌其於定天下何有方氏曰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近於道而已列爵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為序也貴必在上者老有在下者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為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以尊卑小大為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故於德特言有馬石林葉氏曰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輔

氏曰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不與焉澄曰治謂理之使不亂定則各安其常而無不治道謂聖人盡道於天為一者有德謂賢人能得此道於心者有德者雖未至於道然近於道矣貴謂公卿大夫雖難比君然其位之貴近於君矣老謂人之老雖非吾父然其年之老近於吾父矣長謂人之長雖非吾兄然其年之長近於吾兄矣幼謂人之幼雖非吾子然其年之幼近於吾子矣惟其相近故推吾之所尊所敬所愛以及之也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王于況切

是故二字承上起下上文言五者而此不申言道二句末一句但舉中間貴老敬長二者言之貴老孝也敬長弟也至孝者之事其父如天天下之事王王者天下之所尊父雖非王而其尊有同於天下之王故曰近于王至弟者之事其兄如列國之事霸霸者列國之所長兄雖非霸而其長有同於列國之霸必有父父謂父之也必有兄兄謂兄之也又覆解上二句至孝者之事父如王而天下之事王如父王者天子之尊雖非人父而必有父之者焉謂天下尊之如其父也至弟者之事兄如霸而列國之事霸如兄霸者諸侯之長雖非人兄而必有兄之者焉謂列國長之如其兄也子之事父如王弟之事兄如霸天下列國之事王事霸如父兄此人心自然之理先王之教因人心之自然而不改變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也領如衣之揭其領而衣無不隨順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初故切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言上文所言孝弟之義立謂建立於此不躓仆也仁者於人無所不愛而當先於己之父故曰自親始義者於人無所不敬而當先於己之兄故曰自長始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貴猶重也言以為重事而不敢輕忽也有親謂知有其親由已父之親至於凡有服之親皆如有之也用命謂能用其命由已兄之命至於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也慈睦即愛親之孝所充敬長即恭順之弟所本錯置也以此二者之教置之天下則無不從其教者故曰無所不

行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孔氏曰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自愛親也己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自敬長也己能敬長則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慈恩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各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始無不敬也自長而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敢愛而相顧也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方氏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孔氏曰此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宏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馬氏曰貴對賤尚對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能者固已

在位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而年齒之尚則四代一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承上文申言四代皆尚齒之義遺謂忽忘之與違其親之遺同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齒則一益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方氏曰

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五帝之終三王之始也四代之所貴不同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禄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萬世而無弊故也所以四代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年以所歷言齒以所序言延平周氏曰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潮

鄭氏曰同爵尚齒則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廷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孔氏曰言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

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錯初洛切辟音避

鄭氏曰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者皆避老人也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也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凡黨為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行也山陰陸氏曰邪行為錯若鴈之行參差少邪方氏曰車言其貴徒言其賤見老者則貴賤無不辟也斑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彊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鄭氏曰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方氏曰艾耆耄耋為老鰥寡孤獨為窮石林葉氏曰彊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狩矣

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頒之言

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即所謂甸徒也先儒誤以為丘甸之甸凡此皆搜狩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搜狩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什伍士卒部曲也孔氏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方氏曰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澄曰凡軍旅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為伍者四為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為兩司馬統四

伍長共二十五人葢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為同爵四人之中齒

尊者先是為尚齒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放方往切

孔氏曰此總結上文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獀狩者用衆於内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為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更古行切大學音泰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方氏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教德也朝覲以尊天子而致為臣之義故以之教臣馬氏曰耕藉以供粢盛故以之教養延平周氏曰五者之教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澄曰凡享先王皆是教孝

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為最大孝經謂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葢先且列其凡具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酳音胤

此承上文就五教之中獨提教弟一事詳言之也鄭氏曰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孔氏曰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酳干楯也親在舞位持楯而舞

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彊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

大學來者也

有齒謂知有年齒者之當敬老窮不遺者敬老所行之效彊不犯弱衆不暴寡則敬老所推之餘也孔氏曰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弃故彊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此以下又歴敘尚齒之事此尚齒之第一事也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

師受成等就焉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大子不得預大子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故云四學孔氏曰當入學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大子齒

天子廵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守手又切竟與境同

此尚齒之第二事也孔氏曰廵守謂廵行守土諸侯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其所守先見百年者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此尚齒之第三事也鄭氏曰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孔氏曰八十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欲論政教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方氏曰彼或在東行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此尚齒之第四事也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下士也再命中士也三命上士也四命則大夫諸侯之國

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小國則降於此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周官黨正屬民于序以正齒位其言與此合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互見之也族謂公族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代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鄭氏曰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孔氏曰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踈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為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

賔東若此飲酒時族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三命不齒謂黨正飲酒若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為鄉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賔賢其賔必少其得爵為鄉大夫者必年長於君故在賔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其賔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盱江李氏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馬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鄉也而與父族齒馬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鄉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山陰陸氏曰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益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澄按陸引荀子義與舊注異今兼存之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

讓而后及爵者

此尚齒之第五事也鄭氏曰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後揖卿大夫士澄曰自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至此凡十六小節前之一言德爵富親之貴有四而尚齒獨專其一其二承上申言尚齒之事其三是故以下至其七分言弟長之事其目有五其八乃合五目而總言之後之一言孝德養臣之教有四而教弟亦與其一其二承上詳言教弟之事其三是故以下總言尚齒之效以起下目其四至其八乃分五目而各言之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卷古本切知音智斷丁亂切

建猶豎立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為奇偶之畫以明之猶豎立標的使人見之也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易謂奇偶之畫相變易者也指易之書而言下易抱龜之易指掌占易之官而言也周官大卜是也易所以筮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盖卜筮一道也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大卜之職而兼掌三易之灋是也鄭氏曰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孔氏曰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也天子親執𢑴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決斷其已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上文言在上者不自尊其智而尊天事不自決待神而決是尊天也此言在下者不自伐其善而尊賢已不自善稱人之善是尊賢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曰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内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為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也德善之所積由諸侯

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善唯讓於天則言德也自外至內謂之歸自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於天即上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推於人亦廣上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既讓善於天諸侯既歸善於天子矣又不敢自專而尊其祖考皆為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順

自昔者聖人建天地陰陽之情至此又為三小節蓋承前所言尚齒敬長之弟而及讓善尊上之順順者弟之推也

右附記孝弟等義此三節舊本附記又有曾子大孝一節繫是大戴記全篇之文此不重出

禮記纂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二十四

元 吳澄 撰

祭統

陳氏曰祭統者總序夫綱領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以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

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夫音扶怵勑律切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怵感念親之貌也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

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長知兩切為云偽切切養羊尚切畜許六切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具具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潔也不求其為為謂福祐為已之報畜謂順於德教孔氏曰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謂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己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

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禄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内盡於已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所

者參乎此而已葢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己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追養繼孝養謂事親之事孝謂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絶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應氏曰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盡子忍切 行下孟切

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

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葅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

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取七住切）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具謂所供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産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咸皆也孔氏曰按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又有昌本深蒲菭筍是水草饋食之豆有蜃蚳蝝加豆之實有兔醢醓醢皆陸産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之屬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祀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

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亦醢類也故周官醢人然以植物為之則曰菹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陸產之醢即七醢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偶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水草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亦陽物也八簋亦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

志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音恭齊音粢盛音成純音緇今如字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之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為粢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天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

故東也然籍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大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㲉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親之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側皆切齊也不齊齊之並如字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孔氏曰及時將祭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慾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且防以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慾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撒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

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享焉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葉氏曰戒則防邪物以治外齊則訖嗜慾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又如字大廟音泰褘音輝瓚才旦切紖直忍以忍二切從才用切芻初俱切涗舒銳切又音嵗羞嚌才細切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所謂絼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

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大人薦況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藳也以其殺牲用芻藳藉之也宗婦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盎齊涚酌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涚酌涚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明水今曰薦涚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耳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畧耳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嚌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絶亦奠

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内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内與祭義所謂内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内外齊於内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衮冕副褘葢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耳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

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褖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王后之所獨猶衮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隂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褘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褕屈者止曰副褘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𦤺祼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紖則親牽之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盎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涚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涚矣祭義不言者略也㫄

者尸所嚌之肺也嚌則嘗之也以尸之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以樂音洛竟音境下皆同

鄭氏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方氏曰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

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

互相備也言揔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内樂之揚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孔氏曰此三種所重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畧則此等亦輕畧內志殷重則此等亦殷重矣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武宿夜即入武之樂也方氏曰獻有九而祼其一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舞可知矣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群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此周道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祼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內者也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耶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

夏商所同謂之三重

自時所尚者言之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音俊謖所六切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進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

畀至賤進徹或俱為餕孔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祭之有餕是已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法術能施恩惠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餕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漸變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戸陳于堂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去之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而又加以百官盖以示其惠之愈廣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宜矣爾雅曰諛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諛者尸神象也故特以諛言

之陸氏曰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餕餕而徹焉葉氏曰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別彼列切施惠始豉切見賢遍切見之如字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内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

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内也孔氏曰興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修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修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内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也方氏曰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益有但意某氏講義曰見其修於廟中修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

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與音餘惡烏路切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與物謂薦百品崇事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

生也孔氏曰祭之為物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與物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順也百品皆足備也聖人設教惟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親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政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方氏曰為物大者祭之體與物備者祭之用非體之為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子孫順孝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其君長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

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見賢遍切殺色界切

鄭氏曰倫猶義也陳氏曰鬼神父子親踈夫婦長幼五者内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

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踈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内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羊然切為云僞切祊伯更切

鄭氏曰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孔氏曰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熟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斬時之事非

終始事神之道也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然此依神而已未至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祊所以交明於陽方氏曰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其實一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孔氏曰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

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周氏曰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神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子行戶剛切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

北面事尸之禮孔氏曰主人為欲孝敬己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周氏曰以己之子而為父之尸則己北面以事而忘己之為父者以其為父之尸也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畀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畀之等也

鄭氏曰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方氏曰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群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煇胞翟閽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酳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𡚁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尸飲一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孔氏曰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大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亦親疏有漸也周氏曰有事於大廟言祫也方氏曰昭穆固不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耳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幷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許亮切舍音釋

鄭氏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孔氏曰爵表德禄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應

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陸氏曰一獻謂始獻耳始獻即發爵賜禄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誥辭自右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也卷與衮同校户教切又平聲鐙音登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孔氏曰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

襲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夫人獻尸以醴齊授醴之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别某氏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二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亦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必履切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孔氏曰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亦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膞胳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脡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

賤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夫祭以饗神為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孔氏曰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

君衆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陳氏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

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音運胞步交切翟音狄以見賢遍切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畀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孔氏曰畀與也煇胞翟閽四者皆是賤官祭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際接也韗人掌作鼓水張皮兩頭鞔之以爲鼓故云韗磔皮革之官也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

為異歟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隷亦使守王宫葢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隷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隷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隂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隂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隂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

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礿音祠禘音

礿下同

艾音刈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尊畢著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孔氏曰記者引前記之文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順陰義發公室因其物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應氏曰代天爵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於嘗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君雖不自親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孔

氏曰人君道德盛則念親志厚念親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章明則其祭也敬使人謂君有故使人攝之方氏曰禮固所以為義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義之所可故也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某氏講義曰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為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為民父母於祭之不敬見之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

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比毗志切

鄭氏曰銘謂書刻之以識事自名謂著己名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孔氏曰論謂論說譔謂譔録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故曰上下皆得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自名也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

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為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石林葉氏曰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銘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

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見之

賢遍切知音智

鄭氏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也孔氏曰銘唯壹稱先祖之善工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

又亟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為之者謂

為銘之人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工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為賢又

不自伐是為恭也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

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

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所謂賢而勿伐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

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口回切假加百切左右並去聲難乃旦切射音亦纂祖管切耆市志切解古賣切女音汝辟必亦切施如字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德孔悝之立己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為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于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眞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纂

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具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也若纂乃考服若猶汝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具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己也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是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

奔齊是獻公亦失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于宗周當奔走無厭倦也興舊者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為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彝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己光揚先祖之德勤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也但休哉以工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方氏曰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應氏曰耆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耆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為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于周既銘功必請于君也對答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于祭器也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爵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佾音逸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

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襃大也不廢不廢此禮樂也重猶尊也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陳氏曰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方氏曰命之者成王耳而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為宜成康視功與祖考無異以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右記宗廟祭人鬼之義

禮記纂言卷二十四